

Among
Others

我不属于他们

「加」舟·沃顿 (Jo Walton) / 著

刘晓桦 /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狮鹫文学
GRIFFIN NOVEL

3330

我不属于他们

[加] 舟·沃顿 / 著

刘晓桦 /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不属于他们 / (加) 舟 · 沃顿著 ; 刘晓桦译 . —
成都 : 天地出版社 , 2019.1
ISBN 978-7-5455-4118-2

I . ①我… II . ①舟…②刘… III .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 ①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2469 号

AMONG OTHERS

Copyright © 2010 by Jo Walt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Donald Maas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 21-2018-311

我不属于他们

WO BU SHUYU TAMEN

出品人 杨 政
著 者 [加] 舟 · 沃顿
译 者 刘晓桦
责任编辑 陈文龙
装帧设计 思想工社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323千
定 价 45.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4118-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谢词与作者的话

我要在此特别感谢简阿姨，她总是如此理所当然地相信我长大后将成为一名作家，以及她的女儿苏——现在是亚许威尔太太了——是她给了我《霍比特人》以及勒古恩的《地海六部曲》。我还要由衷感谢我过去的威尔士语老师莫里斯太太，她替我担心了足足三十年。

撰写此书时，玛丽·雷斯与派崔克·尼尔森·海登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在生活日志网站上的作者朋友们对我那些异想天开的问题总是能给予完美的信息与解答，特别是麦可·史考特，没有他，这本书不可能完成。即便是作家的全职研究助理也不见得如此迅速及博学多闻。再次感谢麦可。

写作时，艾米耶·欧布莱恩、沙夏·沃顿，以及亚历珊卓·怀特宾恩总是给予我最大的包容。雅特·瑞斯替我买了一台DOS的手提电脑，让我时时刻刻都能写作。珍妮特·凯格还替它找到一块电池，亲自送来给我。我隔门的邻居芮妮·沃琳为这本书想到一个最好的书名。我拥有全天下最棒的一群朋友，真的。

路易斯·玛勒利、卡罗琳·依莎贝尔·卡隆、戴维·戴尔·班奈特、法拉·曼德莱森、爱德华·詹姆斯、麦可·史考特、珍妮

特·凯格、戴维·古德法柏、芮芙卡·华德、雪尔伍·史密斯、席薇雅·瑞秋·杭特以及贝丝·米秦在本书完成后帮忙先看过一遍，并给了我相当有意义的评语及意见。莉兹·高林斯基与托尔出版社所有辛勤的业务及公关人员对于我的作品总是如此悉心关注，让它们能为更多读者看见。

许多人总说，写作最好是写你熟悉的题材，但我发现，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要比凭空编造困难许多。研究历史要比研究自己的生活容易，处理感情较淡的题材和较能超然看待的背景环境也比较轻松。这个建议糟透了！所以你会发现，你在地图上找不到任何叫作威尔士谷地的地方，它们底下没有煤矿，镇上也没有红色公交车往来穿梭；或许不曾有过一九七九年这个年代，不曾有过十五岁这个年纪，宇宙间也没有一个叫作地球的星球。不过倒是真的有妖精。

陋巨瑞恩^[1]。

——厄休拉·勒古恩《天钩异梦》



如果能给过去的自己一个建议，

内容会是什么？

给几岁的你？

我会给十到二十五岁之间任何时候的我：

一切都会变好的。

做个诚实的人。

世上真会有你喜欢他们，

他们也喜欢你的人。

——法拉·曼德莱森，生活日志，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1] Er' perrehnne. 此为《天钩异梦》中外星人教导主角欧尔召唤辅助力量的真言。

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 星期四



位于埃布尔康博伊的芬诺塞工厂杀死了方圆两英里内所有的树木。这个距离是我们用里程表量出来的。那座厂房仿佛来自地狱深处，阴森漆黑，烟囱里烈焰冲天，火光映在黑幽幽的池面上，任何鸟儿或动物只要喝上一口池水保证没命。那气味更是难以言喻，每次我们经过，都一定会把车窗紧紧关起，用力憋气。但外公说没有人可以憋那么久不呼吸，他说得没错。其中有股硫黄味，大家都知道硫黄是一种可怕的化学物质。除此之外，还有些其他的、更可怕的东西，像是无以名之的滚烫金属和腐败的蛋。

我和妹妹把它叫作魔多^[1]，以前我们从不曾独自去过那里。虽然十岁已经是不小的年纪，但只要一下公交车，看见它耸立眼前，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牵起对方的手。

时值黄昏，随着我们步步接近，工厂也显得愈加漆黑可怕。六根烟囱都点火冒烟了，其中四根喷着有毒的烟雾。

“这一定是敌人的武器。”我喃喃道。

莫儿没心情陪我瞎扯，只说：“你真的认为这方法会成功吗？”

“妖精们说得很肯定啊。”我说，尽可能加重语气中的信心。

[1] Mordor, 奇幻小说《魔戒》中黑暗魔君索伦的领地。

“我知道，但有时还是不禁怀疑，它们对真实世界的了解究竟有多少。”

“它们的世界也是真实的。”我抗议，“只是和我们的不一样——角度不一样。”

“是，没错。”她双眼仍牢牢盯着芬诺塞不放。我们越是靠近，它就显得越是吓人、巨大。“但我不晓得它们对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有多少了解，而这座工厂毫无疑问是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树都死光了，附近好几英里内没有半个妖精。”

“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我说。

我们来到铁丝网前，它共有三层高，松垮垮的，只有顶端有倒刺。铁丝网上挂着个警告标识，上头写着：“内有恶犬，非授权人员禁止进入。”大门在远远的另一侧，从这里看不见。

“里头真的有狗吗？”她问。莫儿很怕狗，狗也感觉得出来。任何一只乖巧温顺、可以和我玩成一片的狗，看到她却会立刻竖起脖子上的鬃毛。我妈说这是可以用来分辨我们两人的好方法。这的确是个好方法，而且非常符合她的性格——既歹毒，又有那么点疯狂，完全不切实际。

“没有。”我说。

“你怎么知道？”

“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如果现在回头，一切辛苦就白费了。更何况，这是桩任务，你不能因为怕狗就放弃。我不晓得妖精们知道了会怎么说。想想所有冒险英雄必须经历的考验吧。”不过我知道这些话起不了半点作用。我一面说，一面眯眼望着越来越阴暗的天色。她更加用力握住我的手。“而且狗也是动物，就算是

受过训练的看门犬也会忍不住去喝池子里的水。只要喝上一口，绝对必死无疑。如果里头真有狗，池边至少会有几具狗尸，但我一具都没有看到。那个标语只是唬人的。”

我们轮流拉起铁丝网，让对方从底下钻过去。静止的池面仿佛黯淡无光的老旧白镏，映着烟囱上的火焰，犹如瞬息万变的摇曳电光。烟囱下方还亮着其他灯火，是夜班的工人在干活。

这里不见半株植物，甚至连棵枯木都没有。煤屑在脚下嘎吱作响，熔渣和矿渣不停威胁着要扭伤我们的脚踝。除了我和莫儿之外，这里似乎没有其他生命迹象。山丘对面映着灯火的窗影似乎遥不可及。学校里有同学住在那儿，我们去参加过一次派对。我记得当时即便待在屋里，也能闻到工厂的气味。她的父亲在芬诺塞工作，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也在里头。

我们在池畔止步。池面平滑如镜，半点波纹也没有。我将手伸进口袋，拿出那朵神奇的花蕾。“你的呢？”

“有点压坏了。”她说，把花掏了出来。我看向两朵花，我的也有点压坏了。我们以前从没做过这么愚蠢又幼稚的事，独自跑来荒野中央，站在一潭死水旁，手里拿着两朵压坏的紫繁菱，妖精说它们可以毁灭工厂。

我想不到任何适当的话好说，只好道：“好吧，动手吧。一！二！三！”像过去一样，数到三后，我们同时将花丢进铅灰色的死水中。紫繁菱就这么消失在池里，甚至连一丝涟漪都不曾扬起。毫无动静，什么事也没发生。远方冷不防传来一阵狗吠，莫儿吓得转身就跑，我也拔腿追了上去。

“什么事也没发生。”回到路上后她说。我们回程只用了去程

四分之一的時間。

“你以為會怎樣？”我問。

“芬諾塞立刻倒塌，變成一座空蕩蕩的廢墟。”她用你能想象到的最理所當然的口氣說，“要不是那樣，就是出現了野樹人。”

我竟然沒有想到野樹人，我對他們感到非常抱歉。“我以為花會消失在池子內，然後涟漪一波波擴散，震垮工廠。樹木和藤蔓跟著蜂擁而至，那潭死水在我們眼前復活，一只鳥飛來，啜飲池水。然後妖精紛紛現身，向我們道謝，宣布那里從今以後就是它們的宮殿。”

“但是什麼都沒發生。”她說，嘆了口氣，“我們明天得告訴它們這個方法失敗了。來吧，我們要走路回家還是等公交車？”

結果我們成功了。隔天，《埃布爾達領袖報》的头条寫著：
“芬諾塞工廠關閉：上千名員工面臨失業危機。”

我會選擇以這段經過作為開場，是因為它簡潔、緊湊，而且很好理解，但之後有許多內容就沒这么简单了。

你不妨將這本日記當成一本回憶錄，而且是那種最後會令人失去信任、驚駭厭惡的回憶錄。因為作者欺騙了所有讀者，她讓大家以為她是某種膚色、性別、階級，或抱持着某種信念，最後却在結局一攬子推翻。但我的問題恰恰相反，我必須極力克制，不要將一切寫得太过理所當然、稀松平常。小說很好。在小說中，你能够選擇并簡化故事的过程。這不是個快乐的故事，也不是個轻松的故事，但它是关于妖精的故事，所以你可以将它当成是一则童话，没关系，我不在乎，反正你也不会相信我所说的一切。

高度隐私。
这“不是”一本英文词汇书！

或许某天回首，这段经历将值得怀念！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

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 星期三



“那里对你大有裨益。”她们说，“搬到乡间生活一阵子。你以前住的地方，嗯，太工业了。学校就在乡下，有牛，有青草，还有新鲜的空气。”她们想要摆脱我，把我送去寄宿学校再方便不过，这样一来，就可以假装我不存在。到目前为止，她们还没用正眼看过我一眼，视线不是落在我身后，就是微微眯起眼看我。如果有得选择，她们绝对不会收留像我这样一个亲戚。他也有可能在看我，但我无从得知。我无法直视他，只敢悄悄斜眼打量他，偷看他的胡子和发色。他和我长得像吗？我说不上来。

一共有三人，他的姐姐。我看过她们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她们比现在年轻许多，但五官丝毫未变。三人清一色地穿着伴娘礼服，泰格阿姨站在她们身旁，肤色显得好黝黑。母亲也在照片里，穿着她那件吓人的粉红婚纱——会挑粉红色是因为时值十二月，而我们在来年六月出生，所以她确实蒙羞在身^[1]——但照片里没有他。她把他撕掉了。在他抛妻弃子后，婚纱照中所有有他的部分不是被她撕了、剪了，就是烧了。我从来没看过他的照片，一张也没有。在露西·M.蒙哥马利的《山丘之家的珍》中，有名父母离异的

[1] 典故出自于K.C. 琼斯的《爱之书》，内文中有句诗写道：“穿上粉红婚纱，你的灵魂将沉沦。”（Married in Pink, your spirit will sink.）

女孩无意间在报纸上认出她父亲的照片。看完那本书后，我和莫儿找了些照片来看，但什么端倪也瞧不出。老实说，我们根本很少想起他。

即便此刻站在他家中，看见他真真切切地出现在眼前，我隐隐还是有种吃惊的感觉；他，还有他那三个同母异父、颐指气使、要我叫她们姑姑的姐姐。“不要叫我们什么大姑姑、二姑姑、小姑姑的。”她们说，“那太俗气了。”所以我只叫她们姑姑。三人的名字分别是安席雅、多萝西和佛瑞德莉卡。我知道她们的名字，就像我知道其他许多事，只是其中有些并非事实。我不能相信我妈说的任何事，除非经过查证；不过有些事书里也不会写就是了。但就算我知道她们的名字也没用，因为我完全无法分辨她们三人。所以，我不叫她们某某姑姑，只叫“姑姑”。她们则喊我的全名“莫薇娜”，非常正式。

“阿灵赫斯特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女子中学。”她们其中一人说。

“我们都是那里的学生。”另一人插嘴。

“那是我们人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日子。”第三人补充。一件事分三个人说似乎是她们的习惯。

而我，只是站在冰冷的壁炉前，倚着我的拐杖，悄悄抬眼，透过刘海偷瞄她们。她们不想看见我还有其他原因。我一下车，就看见她们其中一人脸上流露同情之色。我恨死那表情了。没错，我希望自己能坐着，但我绝对不会说出口。站立现在对我来说比较没那么吃力了。无论医生怎么说，我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是多么渴望能够再度奔跑，有时候我的身体会因为这份渴望而感到疼痛，甚至比脚上的痛楚还要强烈。

我转身，想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于是朝壁炉看去。那是一座

用大理石打造而成的壁炉，非常精致，里头铺着黄桦树的树叶。屋内一尘不染，但没有半点舒适的气氛。“我们等一下先带你去舒兹伯利买制服，明天就送你去学校。”她们说。明天。她们还真等不及要摆脱我这可怕的威尔士口音和瘸腿，最重要的是——我这麻烦的存在。我也不想留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政府不允许十六岁以下的青少年独自生活，这件事是我在儿童福利院发现的。而他是我的父亲，即便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他。而这三名女人也确实是我姑姑，但这只是让我觉得更孤单，离过去更遥远。我好想念我真正的家人，那些辜负了我的家人。

接下来的时间就在采买中度过。三个姑姑全出动了，但他留在家里。我也不知道自己对于这件事是感到高兴还是难过。阿灵赫斯特的制服只有几家专门的店有卖，就像我之前念的文法学校一样。我和莫儿通过11+测验^[1]时风光至极，大家都称我们是“谷地之光”。但这一切都是过往云烟了。现在，我只能被她们逼着进入这所尊贵不凡的寄宿学校，忍耐一大堆奇怪的要求和限制。其中一个姑姑列了张清单，我们按着内容，把东西买了个齐。她们花起钱来还真是毫不手软，从来没人在我身上花过那么多钱，看来同情也不全然是件坏事。其中大部分是专门的运动配备，我没有表明自己在短时间内可能用不上它们，或甚至一辈子都用不到；我拒绝接受那想法。我们的童年几乎可以说是在跑步中度过的，还赢了好多奖。学校里的赛跑比赛几乎都让我和莫儿包办了，其他人只能眼巴巴看着我们两姐妹竞争。外公常提起奥运，虽然只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他仍一

[1] 英国学生在十一岁时接受的升学测验，成绩优异者可进入教学质量较为优良又无须自费的公立文法学校。

天到晚挂在嘴边。奥运史上还没出现过双胞胎选手，他说。

等到买鞋子时，问题出现了。我让她们买了体育课要穿的曲棍球球鞋、跑步鞋和胶底帆布鞋，反正我要不要穿都无所谓。但轮到要买平日穿的制服鞋时，我就不得不阻止她们。“我有自己特制的鞋子。”我说，双眼还是无法直视她们，“我需要特殊的鞋底，必须在整形外科那儿订做，不能直接买现成的。”

店员也确认了我的说法。她拿起一只脚的鞋子，很丑，而且跟我脚上这双笨重的矫正鞋没什么两样。“你穿制服鞋走路会有困难吗？”其中一个姑姑问。

我接过制服鞋，端详片刻。“对。”我回答，将鞋交还店员。“它有鞋跟，你们看。”这件事没有争辩的余地，就算阿灵赫斯特认为跟鞋是任何一名自尊自重的青春少女该有的基本装扮也一样。

她们围了上来，对着制服鞋、我，还有我的矫正鞋指指点点，不过我知道她们没有羞辱之意。我像颗石头般杵在原地，脸上挂着一抹痛苦的浅笑，不停提醒自己这一点。她们很想问我的脚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我用冰冷的表情拒她们于门外。看见她们想问又不敢问出口的挣扎表情，我心情总算微微一振。她们不再坚持，说学校必须体谅我的情况。“反正我穿的也不是什么招摇的红鞋。”我说。

我不该说这句话的，因为现在她们的视线全聚集到我的鞋子上。那是一双残障人士专用的特殊鞋。女生的矫正鞋只有一种款式，但有黑、棕两色可选；我选了黑色。我的拐杖是木头做的，原本属于外公。他仍健在，只是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希望能早日出院。如果他身子好些，我或许就能回家。不过考虑到种种一切，这个机会应该非常渺茫，但这是我仅有的希望。我的木雕钥匙圈挂在

羊毛衫的拉链环上，是一块木片，上头仍连有树皮。它来自彭布鲁克郡，已经跟了我好久。我摸了摸它，也看到她们看见我摸它。我知道她们看见了什么——一个脾气古怪、浑身像长了刺般的瘸腿少女，身上还戴着一片破破烂烂的木头。但她们应该看见的，是两名光彩夺目、自信满满的小女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们不知道，所以她们永远也不会了解。

“你们真的好英格兰人。”我说。

笑容在她们脸上绽放。在我的家乡，“Saes”这个词是拿来羞辱人的，挑衅味十足，是最难听的一种脏话。它的意思就是“英格兰人”。但我现在在英格兰，不是威尔士。

我们围在餐桌边共进晚餐。这张桌子坐十六个人太小，但现在不过多了我这第五人，就显得特别局促。餐桌上所有一切都是成套的：桌垫、餐巾、碗盘，和家里截然不同。食物如我所料，难吃到了极点——肉老得像牛皮，马铃薯又烂得像泥，还有一种形状像矛一样的绿色蔬菜，吃起来简直就像在啃草。我从小到大不断地听说英格兰的食物有多糟糕，原来是真的，我心里不由感到一阵莫名的安慰。三个姑姑滔滔不绝地聊起寄宿学校，她们以前全是阿灵赫斯特的学生。不过那些事我早就知道了，怎么说我也是读过《忠狗巴比传》、梅洛莉·陶尔斯和安杰拉·巴西尔所有的小说的人。

晚餐后，他要我去他书房一趟。姑姑们脸色不豫，但没多说什么。没想到那书房是个大惊喜，因为里头塞了满坑满谷、琳琅满

目的书。从屋里其他部分看来，我预期自己会看到一排整整齐齐、皮装封面的狄更斯、特罗洛普^[1]和哈代^[2]（外婆很爱哈代）的书。不料结果恰恰相反，书架上塞满了形形色色的平装本，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科幻小说。这是我踏进这屋子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到放松——第一次在他身旁感到放松，因为有那么多书在，事情或许不会那么糟。

书房里还有其他家具——椅子、壁炉、茶具的托盘以及一台唱片机——但我不是视若无睹，就是绕道而行，径自用我这条瘸腿能走的最快速度，匆匆赶到放满科幻小说的书架前。

上头有许多我没读过的波尔·安德森的书。除了他之外，与其他姓氏同样是A开头的作者一起塞在书架最上层的还有安妮·麦卡芙瑞的《翔龙任务》^[3]——看起来像是《维乐搜查》^[4]的续集，那故事我之前曾在本文集中读过。下一层有一本我没看过的约翰·布鲁纳的书；不，更好，是两本；不，是三本我没看过的约翰·布鲁纳的书。我感到自己的视线开始在书架上游移。

这个暑假我几乎一本书都没看。离家出走时，我身上只带了几本书——三本平装版《魔戒》；当然了，还有厄休拉·勒古恩的《风的十二方向》^[5]第二册，我坚信它是作者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本

[1] Anthony Trollope, 生于一八一五年，卒于一八八二年，英国名作家，著名作品包括《巴尔彻斯特之塔》等。

[2] Thomas Hardy, 生于一八四〇年，卒于一九二八年，英国小说家与诗人，著名作品为《还乡记》《黛丝姑娘》等。

[3] *Dragonquest*, 初出版于一九七一年。

[4] *Weyr Search*, 初出版于一九六八年。

[5] *The Wind's Twelve Quarters*, 初出版于一九七五年。